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生六记/（清）沈复 著 乙力 编．-兰州：兰州大学出版社，2004.11

（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．第6辑）

ISBN 7-311-02414-5

Ⅰ.浮… Ⅱ.①沈…②乙…Ⅲ.笔记－作品集－中国－清代 Ⅳ.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4）第096135号

浮 生 六 记

（清）沈复 著

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兰州市天水路308号 电话：8912613 邮编：730000

E-mail:press@onbook.com.cn

http:／／www.onbook.com.cn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西安市团结南路29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／32 印张：140

2004年11月第1版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509千字 印数：1－8000册

ISBN7-311-02414-5/Z·136 全套定价：200.00元（共20册）

凡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可与工厂直接调换。

联系电话：029-84273850 服务监督热线：010-87367235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前　言

《浮生六记》，是一部水平极高影响颇大的自传体随笔，在清代笔记体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，百十年来，一直是文人雅士喜爱的闲情妙书，至今仍为喜爱笔记随笔的现代人所尊崇。

作者沈复，字三白，苏州人，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，沈复并非文人墨客，只是个游幕行商者，但生于衣冠之家，长于斯文风雅的姑苏小城，酷好诗书丹青、性喜林壑烟霞。偶写几句诗文，也无所存心。此书正是这样意兴所到、情之所至而留下的文字。

《浮生六记》顾名思义共有六卷：《闺房记乐》、《闲情记趣》、《坎坷记愁》、《浪游记快》、《中山记历》、《养生记道》。

《浮生六记》的取名，得自于李白的诗句：“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”，其中寄寓了作者对人生的体悟和感慨。从内容来看，全书按不同的专题较为完整地记录了作者一生的经历，字里行间保持了作者的真性情真面目，准确地说，《浮生六记》实在是一部相当完满、别具风采的自传文。古往今来，中国不乏著名的自传文字，但像沈复《浮生六记》这样的自传却并不多见。

《浮生六记》是一部别具风格的自传；一本意境超脱的闲书；一篇笔致生动、文采斐然的美文。但是也有不足之处，含有封建时代闲适文人普遍具有的消极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；这是需要特别值得注意而且必须加以剔除的。

原书文字简约隽逸，本是一天然妙品，这里我们将其译成白话译文，文白对照，通俗易懂，十分值得我们认真研读揣摩。由于水平有限，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。

编者

2004年10月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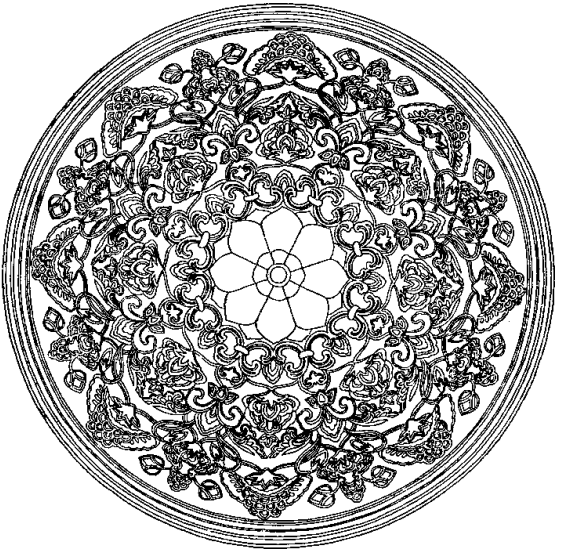
目　录

卷一·闺房记乐……（1）

卷二·闲情记趣……（49）

卷三·坎坷记愁……（77）

卷四·浪游记快　……（135）



卷一·闺房记乐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居苏州沧浪亭畔，天之厚我可谓至矣。东坡云：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。苟不记之笔墨，未免有辜彼苍之厚。因思《关雎》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妇于首卷，余以次递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学，稍识之无，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。若必考订其文法，是责明于垢鉴矣。

【译文】

我出生于乾隆癸未年（1763年）冬天十一月二十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又生在官宦世家，居住在苏州沧浪亭的旁边，上苍对我的厚爱，真是达到了极致。苏东坡说：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。如果不用笔墨把它记录下来，未免有负上苍对我的厚爱。因为想到《关雎》排在《诗经》三百篇的第一篇，所以我也将描写夫妇之情的篇章列在了第一卷，其余的内容我将依次慢慢叙来。惭愧的是我少年失学，稍通笔墨，不过是将真情实事记录下来罢了。如果一定要考订文章的文字章法，那就等于责怪一块污垢的镜子为什么不明亮，有点强人所难了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龄而夭。娶陈氏，陈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余先生女也。生而颖慧，学语时，口授《琵琶行》即能成诵。四龄失怙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长，娴女红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给，克昌从师 脩脯无缺。一日，于书簏中得《琵琶行》，挨字而认，始识字。刺绣之暇，渐通吟咏，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之句。

【译文】

我幼年时与金沙于家的女子定了亲，不幸于氏八岁时夭折了。后来娶了姓陈的女子为妻。陈氏名叫芸，字淑珍，是舅父心余先生的女儿。芸生下来就十分聪明，牙牙学语时，口授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，她马上便可背诵。4岁时父亲去世了，与母亲金氏、弟弟克昌相依为命，穷得家徒四壁。芸长大后，擅长女红，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她的十指来维持，克昌拜师上学，学费从来没有短缺过。有一天，在放书的竹簏中找到一本《琵琶行》，挨个来认字，从那时起才开始识字。在绣花之余，渐渐学会了吟诗作词，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这样的好诗句。

余年十三，随母归宁，两小无嫌，得见所作，虽叹其才思隽秀，窃恐其福泽不深，然心注不能释，告母曰：“若为儿择妇，非淑姊不娶。”母亦爱其柔和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。此辛酉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

【译文】

我13岁时，和母亲回她的老家见到芸，两小无猜，看见了芸的诗句，虽然赞叹她的才思秀美俊逸，暗暗担心她的福分不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深，但是，爱慕专注她的心思总不能放下，便向母亲说："如果要给儿子挑选媳妇，非淑珍姐姐不娶。"母亲也爱她的温柔和顺，当即就脱下金戒指为我们定了亲。这是乾隆乙未年（1775年）七月十六日。

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阁，余又随母往。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时但见满室鲜衣，芸独通体素淡，仅新其鞋而已。见其绣制精巧，询为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。其形削肩长项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神飞，唯两齿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种缠绵之态，令人之意也消。索观诗稿，有仅一联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。询其故，笑曰："无师之作，愿得知己增删者敲成之耳。"余戏题其签曰"锦囊佳句"，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。是夜送亲城外，返已漏三下，腹饥索饵，婢妪以枣脯进，余嫌其甜，芸暗牵余袖，随至其室，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，余欣然举箸，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："淑妹速来！"芸急闭门曰："已疲乏，将卧矣。"玉衡挤身而入，见余将吃粥，乃笑睨芸曰："顷我索粥，汝曰'尽矣'，乃藏此专待汝婿耶？"芸大窘避去，上下哗笑之。余亦负气，挈老仆先归。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。余知其恐贻人笑也。

【译文】

这一年冬天，正值她的堂姐出嫁，我又随母亲前往。芸和我同岁，但比我大十个月。从小我们以姐弟相称，所以仍然称她为淑姐。当时只见满屋的人都穿着鲜艳的衣服，惟独芸一身素淡，只穿了一双新鞋而已。只见鞋绣制得精美巧妙，询问后才知是芸自

己做的，这才知道她的灵心慧质并不是仅仅表现在笔墨上。芸的肩膀削滑圆润，脖项修长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之间神采飞逸；只有两颗牙齿微微露出，好像不是福相。芸身上那一种缠绵的姿态，令人意气消荡。

我要来她的诗稿看，见有的仅有一联，有的只是三四句，大部分没有成篇。问她是什么缘故，芸笑着说："没有老师指点的作品，希望得到知音并可做老师的人把它修改完成。"我开玩笑在她的诗稿上写下了"锦囊佳句"题签，却不知这里已潜含着她早夭的先兆了。这天夜里，把迎亲的客人送到城外，返回家中已是三更了。肚子饿了找东西吃，女仆递给我枣脯，我嫌太甜。芸悄悄拉了一下我的袖子，我就跟着她来到她的房间，见她藏有温热的粥和小菜。我高兴地举起筷子，忽然听见芸的堂哥玉衡叫道："淑妹快来！"芸急忙关上房门说："我已经累得不行了，马上就要睡觉。"玉衡挤身进来，看见我正要吃粥，就斜着眼睛笑着对芸说："刚才我向你要粥喝，你说'吃完了'。原来是藏在这里专门款待你的佳婿呀！"芸非常难为情，迅速躲开了，上上下下都笑话我们。我也感到很生气，就和老仆人一起先回家了。自吃粥被别人嘲笑以后，我再去时芸总是立即躲避开来，我知道她是怕又引起别人的笑话。

至乾隆庚子正月廿二日花烛之夕，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头巾既揭，相视嫣然。合卺后，并肩夜膳，余暗于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腻，胸中不觉怦怦作跳。让之食，适逢斋期，已数年矣。暗计吃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谓曰：“今我光鲜无恙，姊可从此开戒否？”芸笑之以目，点之以首。

【译文】

到乾隆庚子年（1780年）正月二十二日我们的花烛之夜，我见她的身材依然与往日一样瘦弱单薄，揭去盖头，二人相视而笑。喝完交杯酒后，我们两人一起吃夜宵，我在桌子底下偷偷握住她的手腕，指间温暖滑润，胸中不觉怦怦乱跳。请她吃菜，恰好碰上她的斋期，暗暗计算芸开始吃斋的时间，正是我出水痘的时候，因此对她说：“我现在浑身光滑鲜嫩，并无疾病，姐姐是否可以从此开戒呢？”芸满目含笑，点了点头。

廿四日为余姊于归，廿三国忌不能作乐，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，芸出堂陪宴，余在 洞房与伴娘对酌，拇战辄北，大醉而卧，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。

【译文】

二十四日是我姐姐出嫁的日子，二十三日是国忌日，不能奏乐欢庆，所以二十二日晚上就是姐姐出嫁款待亲朋的日子。芸到大堂去陪客人用餐，我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饮酒，猜拳行令总是输，结果喝得大醉，早早就睡了。当我醒来时，芸正在晨妆，还未弄完。

是日亲朋络绎，上灯后始作乐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归来，业已灯残人静。悄然入室，伴妪盹于床下，芸卸妆尚未卧，高烧银烛，低垂粉颈，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。因抚其肩曰："姊连日辛苦，何犹孜孜不倦耶？"芸忙回首，起立曰："顷正欲卧，开橱得此书，不觉阅之忘倦。《西厢》之名闻之熟矣，今始得见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"余笑曰："唯其才子，笔墨方能尖薄。"

【译文】

二十三日亲戚朋友络绎不绝，掌灯后才开始奏乐欢庆。二十四日子夜，我以新娘小舅子的身份送姐姐出嫁，凌晨三点才回来，已经是灯残人静万籁俱寂。悄悄进到卧房，见伴娘在床下打盹，芸卸了妆但还没有睡觉，点着明亮的银烛，低垂着粉颈，不知道看什么书这样的出神着迷。我抚摸着她的肩膀说："姐姐连日辛苦，为什么还孜孜不倦读书呢？"芸连忙回过头站起来说："刚才正准备睡觉，打开书柜看到了这本书，读着读着居然不知不觉忘了疲倦。《西厢》的名字听得太熟悉了，今天才见到，果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是描写得未免太尖酸刻薄了。"我笑着说："正因为是'才子书'，笔墨才能尖酸刻薄。"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伴妪在旁促卧，令其闭门先去。遂与比肩调笑，恍同密友重逢，戏探其怀，亦怦怦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“姊何心春乃尔耶？”芸回眸微笑，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，拥之入帐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【译文】

伴娘在旁边催促我们睡觉，就让她关上门自己先去。于是和芸并肩坐在一起逗笑，恍然如同密友重逢。把手伸进她的怀中，感觉到她的心在怦怦地跳。因此俯在她的耳朵上说：“姐姐为什么春心激荡成这个样子呢？”芸只是回头微笑，我便觉得一缕情丝荡人心魂，拥芸进入帐中，不知不觉中东方已经发白。

芸作新妇，初甚缄默，终日无怒容，与之言，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处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尝稍失。每见朝暾上窗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“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尚畏人嘲耶？”芸曰：“曩之藏粥待君，传为话柄。今非畏嘲，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。”余虽爱其卧而德其正，因亦随之早起。自此耳鬓相磨，亲同形影，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。而欢娱易过，转睫弥月。

【译文】

芸作新媳妇时，最初很沉默，整天都没有一点怒色，和她说话，只是微笑罢了。她以恭敬的态度侍奉长辈，与下人相处也十分和气，做事井井有条，从未有一点闪失。每每一看见晨光映照到窗子上，便披上衣服急忙起床，就像有人呼唤催促一样。我笑她说：“现在不像偷着吃粥那时候，还这样怕人笑吗？”芸说：“昔

日藏粥款待夫君，一时传为话柄。现在并不是害怕被人嘲笑，而是担心公婆说新娘子懒惰啊。”我非常贪恋她和我同床而眠，但感于她行为的端正，因此也就随着她早早起床了。自此以后，我与芸耳鬓相磨，亲密得形影相随，爱恋之情是不可以用言语来形容的。然而，欢乐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，转眼间新婚满月。

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，专役相迓，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。先生循循善诱，余今日之尚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归来完姻时，原订随侍到馆，闻信之余,心甚怅然，恐芸之对人堕泪。而芸反强颜劝勉，代整行装，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。临行，向余小语曰：“无人调护，自去经心!及登舟解缆，正当桃李争妍之候，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，天地异色。

【译文】

当时，我父亲稼夫在会稽府任幕僚，派专人把我接到会稽，拜武林公人士赵省斋先生为师。先生循循善诱，我现在还能提笔写字，全是赵先生的功劳。回家完婚的时候，原来说定了随他到父亲的官馆去学习。听到要我去会稽读书的消息后，心中十分惆怅，担心芸会在人面前流泪。不料芸反而强作笑颜来劝慰我勉励我，替我收拾衣物整理行装。这一晚只觉得芸的神色与往日相比，稍微有一点不同罢了。就要走了，芸小声对我说：“无人在身边照顾你，你要自己多多当心!”登上了船，解开了缆启程，正是桃李争艳的阳春季节，而我却恍惚像离群的林鸟，天地间的美景在我眼里也惨然为之变色。

到馆后，吾父即渡江东去。居三月，如十年之隔。芸虽时有书来，必两问一答，半多勉励词，余皆浮套语，心殊怏怏。每当风生竹院，月上蕉窗，对景怀人，梦魂颠倒。先生知其情，即致书吾父，出十题而遣余暂归，喜同戍人得赦。

【译文】

等我到了官馆，我父亲很快就渡江东去了。孤身一人在会稽住了三个月，就像十年一样长久。虽然芸时常有书信来，但总是问很多才答一点，信上写的多半是一些勉励之词，其余则是些浮泛的套话，使我心中总是怏怏不乐。每当清风摇动院里的翠竹，月光下芭蕉的影子映上窗户，对此良景怀想佳人，我总是情不自禁，梦魂颠倒。先生了解这样的情形，立即给我父亲写了信。先生给我出了十道题，让我暂时回家去，我高兴得如同戍边的征人获得了赦免。

登舟后，反觉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处问安毕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语，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，觉耳中惺然一响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

【译文】

登上回家的船，反而感觉片刻如年。总算回到了家，在母亲那里问过安后，进到自己的房间。芸站起来相迎，我们手握手未说一句话，两个人的魂魄恍恍然化成烟雾，耳中响了一声，已经感觉不到还有身体的存在了。

时当六月，内室炎蒸，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。板桥内一轩临流，名曰“我取”，取“清斯濯缨，浊斯濯足”意也。檐前老树一株，浓阴覆窗，人面俱绿，隔岸游人往来不绝，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，禀命吾母，携芸消夏于此。因暑罢绣，终日伴余课书论古，品月评花而已。芸不善饮，强之可三杯，教以射覆为令。自感人间之乐，无过于此矣。

【译文】

正当酷暑六月，卧室热得像蒸笼一样。幸好我们住在沧浪亭爱莲居西边隔壁，板桥里边靠河流有一间小房子，名叫“我取”，取“清斯濯缨，浊斯濯足”的意思；房檐前有一株老树，浓阴遮住了窗户，使人的脸面都像树叶般绿了。河对岸的游人往来不绝。这是我父亲稼夫先生垂帘宴请宾客的地方。得到母亲的同意，我带着芸到这儿来消夏。由于暑热，芸停止了刺绣，整天陪着我读书习字、谈古论今，无非是品评风花雪月罢了。芸不善于喝酒，强迫着可以喝几杯，教她学会了投壶射覆的酒令。自以为

人间的欢乐没有能超过我们现在这样的了。

一日，芸问曰：“各种古文，宗何为是？”余曰：“《国策》、《南华》取其灵快，匡衡、刘向取其雅健，史迁、班固取其博大，昌黎取其浑，柳州取其峭，庐陵取其宕，三苏取其辩。他若贾、董策对，庾、徐骈体，陆贽奏议，取资者不能尽举，在人之慧心领会耳。”

【译文】

有一天，芸问我：“各种古文，尊崇哪一家为好？”我说：“《战国策》、《南华经》取其灵快，匡衡、刘向的文章取其雅健，司马迁、班固的史书取其博大，韩愈取其浑厚，柳宗元取其峻峭，欧阳修取其跌宕，三苏取其雄辩，其他的如贾谊、董仲舒的策对，庾信、徐陵的骈体，陆贽的奏议，应该吸取学习的东西多，不能一一列举，全在于用心去心领神会。”

芸曰：“古文全在识高气雄，女子学之恐难入彀；惟诗之一道，妾稍有领悟耳。”余曰：“唐以诗取士，而诗之宗匠必推李、杜。卿爱宗何人？”芸发议曰：“杜诗锤炼精纯，李潇洒落拓；与其学杜之森严，不如学李之活泼。”余曰：“工部为诗家之大成，学者多宗之，卿独取李，何也？”芸曰：“格律严，词旨老当，诚杜所独擅；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爱。非杜亚于李，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，爱李心深。”

【译文】

芸说：“古代散文的境界全在于见识高远、气度雄浑，女子

学散文恐难以达到如此境界。只有诗歌这种题材，我还能稍微有些领悟。”我说：“唐代以诗歌来选拔人才，唐诗的宗师巨匠当然首推李白、杜甫，不知你喜爱尊崇谁呢？”芸议论道：“杜甫的诗锤炼精纯，李白的诗潇洒落拓；与其学杜甫的森严，不如学李白的活泼。”我说：“杜甫是诗歌的集大成者，学诗的人大多崇尚他。惟独你取法李白，为什么呢？”芸答道：“格律谨严，词意深刻精当，确实是杜甫最擅长的；但是李白就好像《逍遥游》中的姑射仙子，有一种落花流水的情趣，令人生爱。并不是杜甫就不如李白，不过是我从心底里觉得尊崇杜甫的意思要浅些，喜爱李白的心思要更深一些。”

余笑曰：“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己。”芸笑曰：“妾尚有启蒙师白乐天先生，时感于怀，未尝稍释。”余曰：“何谓也？”芸曰：“彼非作《琵琶行》者耶？”余笑曰：“异哉！李太白是知己，白乐天是启蒙师，余适字三白，为卿婿，卿与‘白’字何其有缘耶？”芸笑曰：“白字有缘，将来恐白字连篇耳。”（吴音呼别字为白字）相与大笑。